

大地的 皱纹

陈奕纯 著

我像一个

烈日下锄禾的农民

辛勤耕耘，有汗水，有丰收

也有无人知晓的泪水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014043879

1267
2777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陈奕纯 著

大地的 皱纹



北航

C1731703

I267
277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的皱纹/陈奕纯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12

ISBN 978-7-5321-5150-9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9295 号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内文插画: 陈奕纯

大地的皱纹

陈奕纯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7.25 插页 18 字数 188,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50-9/I·4062 定价: 5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对话第六届老舍散文奖获奖者陈奕纯

（代序）

编辑：据说，你此前给《北京文学》投了六年稿。你其实有很强的实力，在文学界、书画界都很有影响力，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，坚持自然投稿？

陈奕纯：从读中学时就开始自由投稿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偶尔有人来约稿，也有过找关系投稿，但总有“求人如吞三尺剑，靠人如上九重天”之感，所以还是常常自由投稿，既可检验自己的创作方式是否正确，也能探知一下自己的创作实力。《月下狗声》就是好几年前写下后不断修改，且三次自然投给《北京文学》的。记得2010年10月19日在大兴区开会，接到编辑部通知“一审通过”的电话时非常激动，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至今家里还有五六张从《北京文学》上剪下的“投稿贴花”，我都小心翼翼地夹在案头上的备忘录里，常常拿出来看看。

编辑：古人说书画同源，但绝大部分作家不是画家，你是少有的兼有两种身份，而且在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人，你还是首位获得老舍散文奖的中国书画家。你是如何处理绘画和写作两者之间关系的？

陈奕纯：在文学和书画上，尽管得了一些奖项，参加过一些科研项目，近几年为国家创作了一些大型书画作品，但我觉得离“卓有成就”还非常远。不过我倒有深刻的体会，经过三十多年的书画研习、创作，我的想象力、联想力、创作激情得到了比较好的锻炼和培育，这些重要元素为我的散文写作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。书画和文学都源自生活，它们表现各异，殊途同归。文学与书画俱佳的文化伟人，古有苏东坡、郑板桥，今有吴冠中、黄永玉，他们都为我所景仰。在各种文学体裁中，散文与绘画的相通之处最多，它们的意义都是意象营造。散文创作要运用意象营造才能写好，而绘画比文字更直观、更具有冲击力，所以绘画更加注重意象的营造。我一直想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、一个优秀的散文家。因此，独特的意象创造，成为我绘画与散文创作的共同追求。

编辑：《文艺报》总编阎晶明看了你的《月下狗声》，说你的散文有怪异感。这怪异感从哪里来？他还说你的语言唯美流畅，这种审美取向和你的怪异是如何做到互相融通的？

陈奕纯：阎总编认为我的散文有怪异感，这与一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一致的。这主要还是来自于我的特殊经历和想象力。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写诗、写小说、写散文，积累了比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，于是在创作《月下狗声》时，我选择了诗意的语言、诗意的画面、诗意的节奏，使自己的乡村情感在诗意里尽情地释放。在动与静、明与暗、里与外、意象与具象的描摹中，我顺利地营造了如“就看见了山月下的门，‘吱扭’一下，亮出一道缝，把一团红彤彤的颜色漏泻开来，是墨，非墨，红和墨晕染成了夜，四下里乱爬，如蛇，如蚯蚓，还有它们狡猾的呻吟声，在小镇上不知不觉地重复播放着”、“山月藏起

来了,大地一片混沌,雪花也在一群群地走路,雪花齐刷刷的脚步声超过了人”、“大雪一样的月光漫卷开来,只剩下了一种白”、“三个影子,一起把西天的山月叫落了,就剩下一片天籁了”、“影子就笑着小跑,笑着跑着,一直向西,也不管什么下雪不下雪了,也不管什么山路好走不好走了,就这样,一个劲儿地跑呀跑,突然,影子就不跑了,再也不跑了,打死她都不跑了……”这些新颖鲜活、独具魅力的语言,它们像小草像露珠一样清新、洁净、透明,既形象生动,又富有生命张力,使乡村传奇故事在最佳时刻上演得更加怪异,更加有趣。

编辑: 奥威尔专门有一本书,叫《我为什么写作》。我也想问问你,你为什么要写作?

陈奕纯: 我对写作的冲动完全是自发的,对文字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,这并不是简单地用“诗书画”三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。我为什么要写作呢?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·萨冈说:“写作的快乐是难以解释的,就像突然之间,我找到了一个形容词和名词所能组成的绝妙搭配,一个与我们想做的事完全不符的想法……它们令人快乐。但有时写作也令人耻辱,当我没能写出我要的东西,那时我就好像已死了一半。”我时常会像萨冈那样随写作而快乐或痛苦,让句子们整日聚集在一起,最终变成自己的观众。

世上所有艺术的创作过程,就是一条寻找美、寻找爱的道路,也像我本人创作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主画《国色天香》、澳门厅主画《盛世之歌》、贵宾厅主画《泱泱万里尽朝晖》、中南海怀仁堂主画《三峡放歌》、《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》、天安门西大厅主画《晨光》等等,这些大型的国画作品都与我的散文《月下狗声》、《着了火的霞光,着了火的山》、《时间的同一个源头》、《向上的春天》等等一样,都是为了

一种理想。

编辑：据我所知，这些年你出了很多书，如《爱上狮子座》等，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？

陈奕纯：这二十多年来，我著有多部书法、国画、艺术史论，也著有长篇小说《七段爱》、《爱上狮子座》，中篇小说集《爱到无人倾诉》等等，总是留下了一些遗憾，希望这几年我能写出一些自己满意、读者也认可的散文精品来。

2012年11月15日于北京

（注：本文系作者荣获第六届老舍散文奖时，接受《北京文学》杂志编辑采访的实录稿）

目 录

对话第六届老舍散文奖获奖者陈奕纯(代序)/1

第一辑 大地的皱纹

我吻天使的羽毛 / 3

着了火的霞光,着了火的山 / 7

大地的皱纹 / 18

时间的同一个源头 / 27

源远流长 / 36

月下狗声 / 37

泼墨绵山 / 46

看油菜花的人睡着了 / 52

布谷飞过北京城 / 56

在那高高的白茶山上 / 61

天使一滴泪 / 65

无声 / 69

第二辑 大地上那个拾麦穗的女人

我的乡土中国 / 75

从“乡愁”说起 / 78
大地上那个拾麦穗的女人 / 82
我的美丽乡愁 / 84
乳名 / 86
看着你一天天苍老 / 91
冬 / 96
云 / 100
两个人 / 102
藏 / 108
金兰湖情思 / 115
福香 / 120
比钢还硬的兵 / 125
向上的天堂树 / 128
幸福记 / 130
全世界的路,只属于一个人 / 133
丽江不哭 / 135

第三辑 大地之声

一毫米的高度 / 157
风骨牡丹 / 160
阳光灿烂,春暖花开 / 164
向上的春天 / 167
盛世春光 / 171
大地之声 / 175
清气溢乾坤 / 178
晨光 / 181

大别山之花 / 185
被遗忘的芍药 / 189
水墨顿悟 / 193
山之吟 / 196
绘三峡寥廓江天 / 199
原始之魂 / 202
远远的山,远远的庙 / 207
肩上梅 / 209
笔走汀泗桥 / 212
他们的艺术人生 / 220
散文与绘画 / 224
音乐与人生 / 227
角度选择是我的探索(后记) / 249

第一辑
大地的皱纹

我吻天使的羽毛

是一排排碎草般的天空呢！

切割天空的，是一排排密匝匝的水杉树。水杉仿佛是水做的，玉立，不敢呼吸，太多太多的爱，也难怪她们扬扬其香了。我喜欢仰望这天空，到处充满了碎草的颜色，很不规则的，从头顶一直漫卷过天边，这景致，像极了旷野上的一块绿翡翠，令人心疼地从高处摔下来，“啪”，清清亮亮的，摔了个粉碎。刹那间，水就蔓延开来，一滴一滴的，就飞翔开来，千里万里，一脉一脉……

是日清晨，出泰州，至兴化，去城十七公里，草木幽幽，林垛沟鱼，我们漫游在李中镇的水上森林公园，遥望一排排水杉天空，心，如旷野，无限大，并且辽阔。我不知道，在水乡的词典里，除了有湖泊、水杉、池杉、林垛、沟壑，除了有野鸭、猫头鹰、白鹭、丹顶鹤、黑杜鹃、草鹦鹉、山喜鹊、河蟹、鱼虾等，还有没有像我们这等人间的水草？如果有，那么，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在天上呢？

偶然，偶遇，一个“偶”，孤独，爱别离。想起一首词，叫《幽兰操》，在词里，韩愈说：“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。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？”他说的是兰，想那兰花开时，在远处仍能闻到它的幽幽清香；如果没

有人采摘兰花佩戴，对兰花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不过此刻，我偶遇的是水杉，柔美可人的江北女子、小小的水杉罢了。一个书上的美丽故事，一个故事里的细节，我闭上了眼睛——

水杉说，我爱你，太久太久了，没有办法呵。

天空说，我知道。

水杉说，我想你，太久太久了，没有办法呵。

天空说，我知道。

春夏秋冬，如此而已。

在水乡，古老的里下河陷入了静寂之中，一丝清风不落，我慢慢睁开了眼睛。我看见，林中有水，水下有鱼，而天空，是水做的，碎草色的水做的。早知晓，在这片人工生态林里，春天来了，一千五百亩的水杉池杉树们来了，六万多只天堂鸟们来了，朝朝暮暮，万鸟争鸣，一如天籁，怎么今天，这样的一个天然氧吧里，我竟然连一声鸟鸣也没有听见？莫非，只是幻境……问兴化的船娘，船娘一手点篙左右着竹排，一手指指身后一排水杉林微笑不语。我们即刻明了了，她的意思是在说：“别着急，小鸟们害怕，要等你们走远之后，它再叫呢！”哦，原来是我们打扰了它们。天堂好静好静，鸟的胆子好小小小啊！

刚刚拐过一个林垛，从身后那排的方向忽然传来了一阵鸟鸣，“啾啾”，“咕咕”，“嘎嘎”，“喳喳”，声音各异，海浪般高低起伏，我知道，是它们又回到天堂一样的世界里了。我说：“它们的第一声鸟鸣真好听！”船娘纠正道：“你说错了说错了，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它们早已经叫开了，只是，那鸣叫声低了一点儿！”细细回想，果真是。可能是刚才，我们太注重观景，竟然把鸟鸣声给生生忽略掉了，所谓“观景不爬山、爬山不观景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样，心里忽然就产生一种渴望，渴望看见鸟在天上飞，哪怕，只有一只也好……

恰好，船娘问：“你们想不想看见白鹭？”

我和同行的人慌忙回答：“想。”

船娘问：“白鹭想不想看见你们？”

我们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然后，争先恐后地笑。

船娘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白鹭胆小，只要你们别大声说话，就一定能看见它！”

我们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船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真的。”

我们开始都不说话了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拿手势表示表示，好像哑剧里的演员一样搞笑。竹排又拐了三四个弯之后，我们一个个干脆闭上了眼睛。

忽的，耳边传来了鸟鸣声，“嘎嘎——嘎嘎——”清清明明的，久违，熟悉，心贴心一般地亲，宛如一道被风吹散的炊烟，缓缓消逝在我们灵魂的版图上。

忽的，有个人就惊叫了一下，说他的头顶上有一些热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啥？

我们睁开眼睛一看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也没有人提醒他什么，只是傻笑，一个比一个笑得厉害。

船娘也笑，半天才说：“鸟粪湿湿头，健康又长寿！何况，白鹭鸟从天堂来，它身上的东西件件都是宝啊！”听得我们惊羨不已。

也许，就在三五秒钟之后吧，我感觉右边的耳朵上一阵毛茸茸的，似乎挂了什么东西。我学聪明了，没有像刚才那人似的惊叫，万一，仍是像他一样的东西，岂不令自己更加难堪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我轻轻抬起右手，丝毫不敢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取了下

来，移到眼前，哦，是一根羽毛，长长的，白白的，一丝丝，一毫米，排列有序，渐长，渐短，有些体温，还有些羞涩，这月亮船似的羽毛呵，宛如一位工笔画家所精心描绘出来一样。紧紧捏住它的根部，我的呼吸很不均匀地打在羽毛的身上，是那么强烈有力，好像狂躁不安的飓风掀起了一层层雪浪花。呼吸小了，我看见那些雪浪花前赴后继着，你追我赶的，一泻千里，依然强烈。洁白的绒毛毛，好像天生娇气的千金小姐，受不得半点委屈，无论你千般劝、万般哄，都没有用，她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，除了哭，还是哭。我忽然屏住了自己的呼吸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说心里话，我甚至想，时间也许可以再延长一点……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她。

她，六万分之一，从天堂来，莫非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？

她，和我在水上偶遇，千里万里，一个灵魂和一个灵魂在偶遇。想象黎明时分，想象落日时分，六万多只鸟离巢归巢，遮天蔽日，该是一派何等波澜壮阔的大气象哪！六万多只天堂鸟放歌水乡，放歌梦里李中，当这巨大的声浪四合时，不就是一个心的天堂吗？

它，白鹭的羽毛——我偶遇的另一个水乡的灵魂，天使的羽毛哦。

我把唇轻轻迎上，一个灵魂轻轻迎上，从此江流涌动、江河湖海同源一脉，从此我这短暂的人生横渡于水上，仿佛这古老的爱情故事一滴一滴化成了水，化成了天使的一滴滴相思泪。是的，我把唇轻轻迎上，一个灵魂轻轻迎上，从此我的词典里只剩下了一个词语：“爱”。从此爱这水乡，爱这水杉，爱这白鹭，爱这上帝留给我们的一草一木、一呼一吸了。

是的，我吻天使的羽毛，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我轻轻迎上。

迎上，就是轻轻地迎上去，一生一世，春夏秋冬，如此而已。

唉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

着了火的霞光,着了火的山

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,好一片着了火的山!

霞光的源头是霞光,山的源头是山,一挥手,火,咆哮着,奔涌着,一路飞跑着就上来了。

我看见大火和大火凶巴巴的样子,他们大刀滑了地皮,不知低吼着什么,铺天盖地就扑来,一个个光着膀子、龇牙咧嘴地扑上来了。火脚步声,就是大刀滑了地皮的声音,一路“滋滋滋滋”叫着,越来越近,直到逼得你来不及躲闪,直到把你整个给干掉!火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,什么才叫火,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。

黄昏大幕,高天高山,我索性闭上两眼,但耳畔一直回荡着“滋滋滋滋”的声音。这些熟悉的气浪无数次袭来,一种四处咆哮的激情和冲动在血管里飞跑着,从阳元石、双象石、细米寨、松树岭,到锦江竹筏漂流码头、车头村、六指擒魔峰、石坑崆,从巴寨景区的哮天龙、犁头寨、牛鼻峰、观音山,到长老峰、观日亭、阴元石、僧帽峰,声音一浪高过一浪,一波高过一波,像火牛阵,像飞机引擎时的超声波,像